



三家村札记

吴南星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三家村札记

吴 南 星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徐景祥 邵秉坤

三家村札记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160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7 $\frac{7}{8}$ 插页 2

1979年9月北京第1版 197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53,000

书号 10019·2845 定价 0.48 元

序

这束《三家村札记》，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诬为毒草，打入十八层地狱，已经十多个年头。今天，它又重新回到人间，显示出它的倔强的生命，决不是几个流氓痞子的谎言咒语能将它绞杀的。

现在，这本书摆在我们面前，每一个有头脑的心地正常的读者都可以看到：这里面，无非是三位作者用杂文的形式，介绍了一些古人读书治学、作事做人、从政打仗等各方面的经验得失；针砭了现实生活中一些不良倾向和作风；赞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人新事；还介绍了一些可供借鉴的各种知识……。这样的书，虽然不是巨火熊焰，却有着智慧的闪光，能帮助读者开扩眼界，增长知识，提高识别事物的能力。一句话，使人变得聪明一些而已。但正因此就触怒了黑暗和愚昧的制造者们，他们动员了自己的一伙，施用栽赃、歪曲、断章取义、指白为黑等手法来围攻这本书，而姚文元则集一切鬼蜮伎俩之大成。只有最卑鄙最无耻的文痞恶棍，才有本事把一些毫不相关的东西生拉硬扯在一起，穿凿附会地给这本书扣上那么多莫须有的罪名。从围剿《海瑞罢官》和“三家村”开始，黑暗就笼罩了整个文坛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制造的文字狱遍于国中，正直的作家和进步的作品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进了他们张设的网罗。

古人有言：尧舜无权，管不了三户人；桀纣有权，却可以乱天下。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是深得此中三昧的，所以，他们拚命地抓权。他们做梦也喊着：权，权，权，有了权就有一切！围攻《海瑞罢官》和围攻“三家村”，正是这伙野心家整个篡党夺权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步骤。听听姚文元是怎么叫喊的：“不管是‘大师’，是‘权威’，是三家村或四家村，不管多么有名，多么有地位，是受到什么人指使，受到什么人支持，受到多少吹捧，全都揭露出来，批判他们，踏倒他们”，还要挖出“最深的根子”。他们的矛头指向什么人不是很清楚吗？他们的气焰何等嚣张啊！从此以后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就展开了全面夺权的疯狂活动，真正大乱了天下。

但是，这些人被野心弄昏了头脑，他们竟不知道权能夺得，也能失掉。要不然，一切专制王朝真可以万世长存，桀纣就用不着“出奔”和“自焚”了；人类社会也永远不会前进了。曾几何时，那些曾在他们制造的黑暗中发出狂笑的鬼蜮们，或者折戟沉沙，或者死有遗臭，或者只落得向隅而泣。这是人民和历史给予他们的应得的“报应”。而被他们打下地狱的《三家村札记》却终于复活，并将长期存在下去，因为它不仅对当时有益处，对今天有益处，对将来也还有益处，为读者所需要。

《三家村札记》的三位作者，都是我所认识和尊敬的。他们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，他们的功绩是抹煞不了的。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残酷迫害下，邓拓、吴晗同志早已饮恨死去，剩下廖沫沙同志，也受到严重的摧残。我永远不能忘记，在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次会上，宣布邓拓同志的死耗时我心头感到的伤痛，而林彪、陈伯达和那个“顾问”脸上，却露

出了冷酷的狞笑。解放以前,我和沫沙同志曾在重庆、香港等地一起工作过,在十分艰难的生活中,他的虽遭严酷打击而锐气不丧的精神,谁也不能不感动。前几年,我们被“四人帮”流放到一个地方,相距咫尺,却无法见面,只能在心里暗祝他身体健康。感谢党中央华主席,粉碎了“四人帮”,我们才有可能活着重逢。令人高兴的,是他刚毅倔强的性格依然如昔。我们相约:要追回被“四人帮”糟蹋的光阴,更加勤奋地工作,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和期望。当然,这也是对“四人帮”的一种报复。

林 默 涵

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

目 录

序	林默涵(1)
古人的业余学习	吴 晗(1)
从走路和摔跤学起	廖沫沙(4)
“伟大的空话”	邓 拓(7)
怕鬼的“雅谑”	廖沫沙(10)
谈读书	吴 晗(13)
“电子音乐剧”原来如此	邓 拓(16)
谈《三字经》	吴 晗(19)
赵括和马谡	吴 晗(23)
讨论的出发点	吴 晗(27)
不叩亦必鸣	廖沫沙(32)
有法与无法	邓 拓(35)
“蒙以养正”说	廖沫沙(38)
论开会	吴 晗(41)
学习需要指导	邓 拓(44)
科学话同科学事	廖沫沙(46)
说道德	吴 晗(49)
文丑与武丑	邓 拓(52)
“教然后知困”	廖沫沙(55)

说谦虚	吴 晗(57)
专治“健忘症”	邓 拓(60)
志欲大而心欲小	廖沫沙(63)
再说道德	吴 晗(66)
多用心	邓 拓(69)
谈火葬	吴 晗(72)
“植物猪肉”	邓 拓(75)
不要囫囵吞枣	廖沫沙(77)
“从善如登”	李光远(80)
理想在两只手上	廖沫沙(83)
禁于未发	张世绩(86)
开卷有益和出井观天	廖沫沙(89)
不平等的平等	李 筠(92)
论修清史	吴 晗(95)
“低人一等”的看法从何而来?	廖沫沙(98)
是简化字还是错别字呢	邓 拓(101)
谈北京城	吴 晗(104)
万里长征中的一个中心任务	廖沫沙(107)
看病不能节约吗?	邓 拓(111)
论学风	吴 晗(114)
读书备忘两则	廖沫沙(117)
重视群众的经验	邓 拓(120)
论戏剧改革	吴 晗(123)
身后事该怎么办?	廖沫沙(126)
到处有哲学	邓 拓(129)

谈学术研究.....	吴 晗(132)
学游泳不要怕水.....	廖沫沙(135)
上山、下乡、下水.....	邓 拓(138)
谈兴趣.....	吴 晗(141)
除草与革命.....	廖沫沙(144)
谈海派.....	李 筠(148)
问题不在于环境.....	邓 拓(151)
谈写村史.....	吴 晗(154)
该怎样看“勤俭”.....	廖沫沙(157)
多送演唱材料去农村.....	邓 拓(160)
石油颂.....	廖沫沙(163)
再谈编写村史.....	吴 晗(166)
肩头是能挑担子的.....	邓 拓(171)
从一篇稀有的史料想起.....	廖沫沙(174)
谈写作.....	吴 晗(177)
要什么样的“新”？.....	邓 拓(180)
谈演戏.....	吴 晗(183)
学和用要一致.....	廖沫沙(186)
关心业余创作.....	李 文(189)
谈学术研究.....	吴 晗(192)
革命与科学.....	廖沫沙(195)
遇难而进.....	邓 拓(198)

一桩触目惊心的文字狱

——为《三家村札记》、《燕山夜话》恢复名誉……任文昇(201)

附录：评“三家村”

——《燕山夜话》《三家村札记》的反动本质……姚文元(213)

哭邓拓吴晗同志……廖沫沙(236)

后 记……廖沫沙(237)

古人的业余学习

在封建社会里，学术文化是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的。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，读得起书，才有钱，抄或买得起书，和请得起老师，付得出束脩。

农民、手工业者和其他的穷苦人，这样也没有，那样也没有，读不起书，更谈不到掌握学术文化。

这是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一种表现，教育被垄断，绝大多数人民被排除在学术文化领域之外，是普遍的基本的现象。说是普遍的基本的现象，也还是有不少的例外。

历史上有不少穷困的农民、穷人，发愤图强，克服困难，顽强学习，成为著名的学者。例子很多，现在只举列入儒林传的一些人，顺便指出，正史里名列儒林传的大体是后一时代认为在某一学术领域有成就、有贡献的学者。

后汉桓荣年轻时和哥哥元卿在田里做活，一到休息时候，桓荣便打开书本，朗诵起来。哥哥笑他，白费气力讨苦吃，中什么用？后来桓荣成为学者，哥哥才叹口气说，象我们这样的农民，哪能知道念书有这样好处呢！另一学者儿宽，从名儒孔安国受业，也是家里穷，只好为人佣作，带经而锄，上学以后，给同学做杂事维持生活。虞溥江表传记张纘居贫，躬耕稼，带经而锄，孜孜汲汲，夜以继日，至于弱冠，无不穷览。晋徐苗白天耕种，晚上念书。梁沈峻家世农夫，他发愤好学，白天黑夜，

努力钻研，到困极时便拿棍子打自己，后来博通五经，尤长于三礼。孔子祛耕耘樵采时，还带着书念，一到农闲，越发努力，成为古文尚书学者。北齐李铉春夏务农，冬闲入学，成为当代经师。

也有的是看猪，放羊，放牛的苦孩子，经过刻苦努力，成为学者的。例如后汉的承官，七岁时替人放猪，同村春秋学者徐子盛正在讲学，承官每次经过，在门下偷听。主人发见了，要打承官，徐子盛的学生出来阻止，承官就此留在徐家，替学生们砍柴做杂活，一面学习，终于有了成就。晋朝王育替人佣工牧羊豕，住的地方靠近学堂，他便趁空捡些柴火，卖了钱请人抄书，晚上用蒲叶学写字，终于博通经史。前燕张傪也靠牧牛过活，他和王育一样，捡柴请人抄书，在树叶上写字，成为学者的。

他们解决生活和学习的矛盾的方法，是边劳动，边学习。没有书，便自己抄，如梁朝袁峻家里穷，买不起书，便向人借书，自己抄写，每天抄五十张纸，不抄完不休息。任孝恭向人借了书，每读一遍，讽诵略无所遗。《三国演义》里诸葛亮舌战群儒，对手之一的阚泽，是替人抄书出身的，他抄了一遍，便记得了。

上面所举的只是极少数的几个例子。由此看来，在历史上，尽管封建地主阶级包办了学术文化，但是学术文化却不尽出于封建地主阶级，穷苦农民和牧猪放羊的只要有坚定的决心，持久的毅力，不懈的学习，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，攀登当时学术的高峰。当然，这些人在成为学者以后，或者有了田地，或者做了官，阶级成份变了，那是另一回事。

克服困难，勤奋学习，这是我们祖先的优良传统，是值得发扬的。

业余学习之风，古已有之。不同的是古人只能凭个人的努力，而今天呢，有各种各样业余学习的机会，党和政府为愿意学习的人们准备了一切条件，看看我们先人的榜样，不是值得我们思之重思之吗？

(原载《前线》1961年第19期)

从走路和摔跤学起

对新生事物,尤其是在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,除开有阶级偏见的以外,人们在认识上还有两种态度(也就是观点):一种是积极的,即永不安于现状,只要是对旧事物有所变革,有所发展和前进,虽然不完善、不成熟,甚至有缺陷,也采取欢迎和赞助的态度,努力求其完善,以代替旧的事物;另一种却相反,在原则上似乎不反对新事物的出现,但是圆睁两只眼睛,遍身寻找破绽,一旦有所发现,哪怕新事物的缺陷只不过针尖那么一小点,而且是次要的、不是本质的缺陷,就立刻大惊小怪,或者徘徊观望,忧心忡忡。

只要不属于阶级的偏见,不是根本反对一切新生事物的存在,就属于认识问题。在认识上的这两种态度,一望而知,前者是正确的,后者是错误的。但是错误的并不就等于恶意的。也许恰恰相反,是一番好意,一片好心,正象许多好心好意的人,也难免要犯错误一样。问题是如何正确地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。

事情真是巧妙得很,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,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《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》,就接触到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对待新事物的态度问题。这篇论文连载于一八四二年五月上旬和中旬的《莱茵报》。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创立,马克思还不过是黑格尔的左派,《莱茵

报》也不过是有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的报纸，但是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所表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，就已经崭露头角。这篇论文虽是讨论出版自由的问题，但也牵涉到代议制。这是一篇嬉笑怒骂、妙趣繁生的论文，不仅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书报检查令的丑恶面貌，而且揭开了所谓“等级议会”（相当于省议会，大多数居民没有选举权，而且职权小得只有地方经济和省政的谘询职能）的欺骗性。

我这段介绍似乎说得太多了。但是这既是马克思的第一篇论文，它的本身又包含了一种新生势力对旧势力英勇战斗的姿态，所以不可不多介绍几句。现在“言归正传”。问题是从莱茵省议会辩论出版物有所谓“好的”与“坏的”，人类“成熟”与“不成熟”，言论自由还需要教育等等开始的。马克思对“不成熟”论驳斥道：

如果人类不成熟成为反对出版自由的神秘论据，那末，无论如何，书报检查制度就是反对人类成熟的一种最现实的工具。

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，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。这样，把人弄死以求摆脱这种不完善状态应该是最合情理的了。至少辩论人在企图扼杀出版自由的时候是这样推断的。在他看来，真正的教育在于使人终身处于襁褓之中，因为人要学会走路，也得学会摔跤，而且只有经过摔跤，他才能学会走路。但是，如果我们都成了襁褓儿，那末谁来包扎我们呢？如果我们都躺在摇篮里，那末谁来摇我们呢？如果我们都成了囚犯，那末谁来做看守呢？

看来这段引文又抄写得太长了。但是该说的话，都抄下

来了。对新生事物，只能有这样一种态度才是正确的：“人要学会走路，也得学会摔跤，而且只有经过摔跤，他才能学会走路。”重复抄下这些话，难道不是比什么都更说明问题么？

(原载《前线》1961年第20期)

“伟大的空话”

有的人擅长于说话，可以在任何场合，嘴里说个不停，真好比悬河之口，滔滔不绝。但是，听完他的说话以后，稍一回想，都不记得他说的是什么是了。

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。如果你随时留心，到处都可以发现。说这种话的人，有的自鸣得意，并且向别人介绍他的经验说：“我遵守古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遗训，非用尽人类最伟大的语言不可。”

你听，这是多么大的口气啊！可是，许多人一听他说话，就讥笑他在做“八股”。我却以为把这种话叫做“八股”并不确切，还是叫它做“伟大的空话”更恰当一些。当然，它同八股是有密切关系的，也许只有从八股文中才能找到它的渊源。

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吧，有一篇八股文写道：

夫天地者，六合宇宙之乾坤，大哉久矣，数千万年而非一日也。

你看，这作为一篇八股文的“破题”，读起来不是也很顺口吗？其中不但有“天地”、“六合”、“宇宙”、“乾坤”等等大字眼，而且音调铿锵，煞是好听。如果用标准的八股调子去念，可以使人摇头摆尾，忘其所以。

但是，可惜得很，这里所用的许多大字眼，都是重复的同义语，因此，说了半天还是不知所云，越解释越糊涂，或者等于